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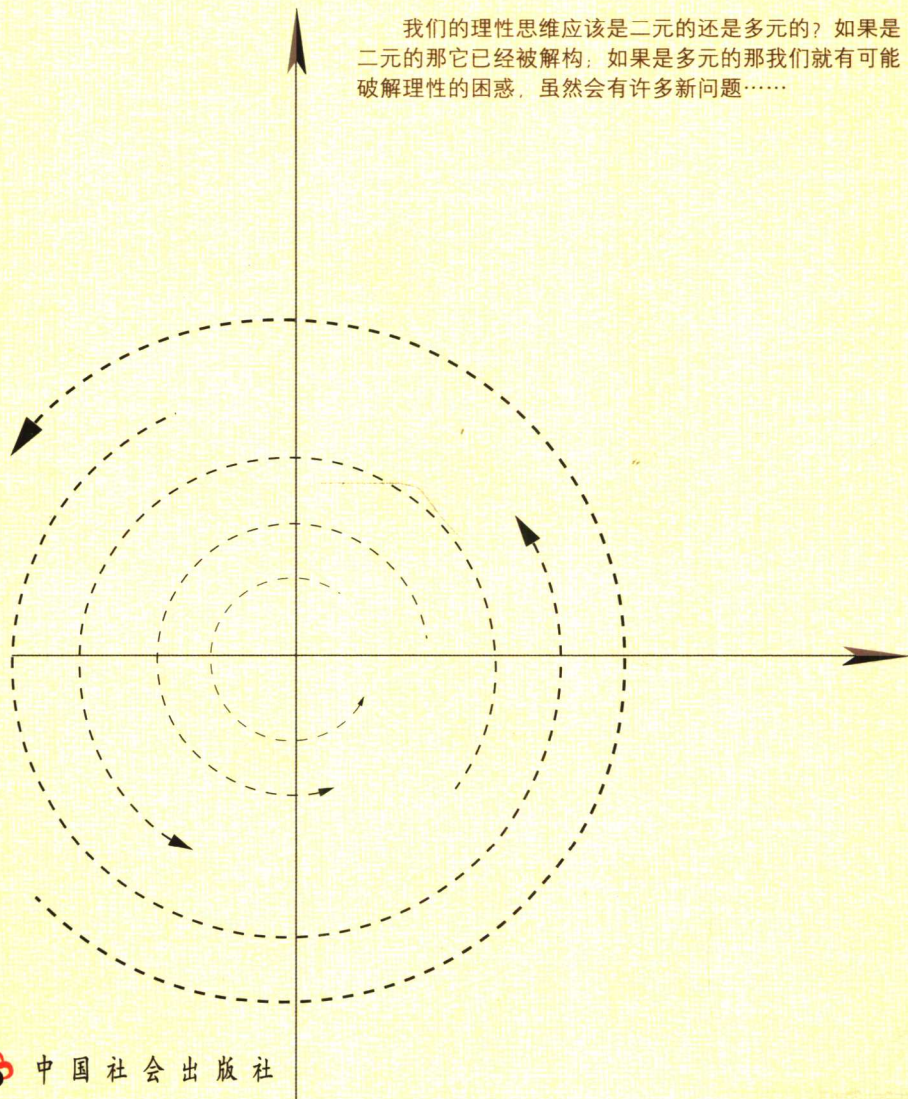
LIXINGDEKUNHUO ZAOYUDUOYUAN

见君 著

理性的困惑

遭遇多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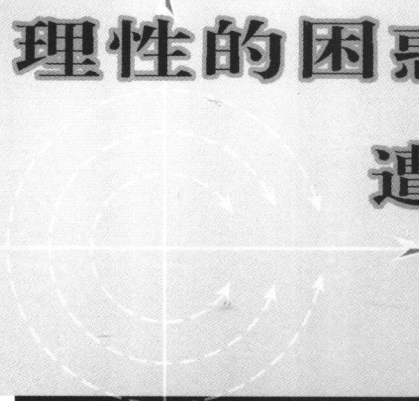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的理性思维应该是二元的还是多元的？如果是二元的那它已经被解构；如果是多元的那我们就有可能破解理性的困惑，虽然会有许多新问题……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“无解”的遐想之一

理性的困惑—— 遭遇多元



见 君 著

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理性的困惑——遭遇多元 / 见君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7. 3

ISBN 978 - 7 - 5087 - 1649 - 7

I. 理... II. 见... III. 人生哲学—研究 IV. B8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14193 号

丛 书 名: 遐想三部曲

著 者: 见 君

书 名: 理性的困惑——遭遇多元

责任编辑: 张 承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**邮政编码:**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 (010) 66051698 **电传:** (010) 66051713

邮购部: (010) 66060275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53mm × 225mm 1/16

印 张: 21

字 数: 23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3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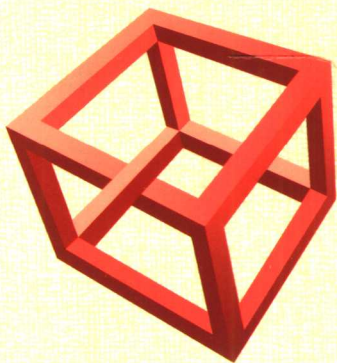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(凡中国社会出版社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理性的困惑遭遇多元

因喜欢简单而惧怕复杂，咱们人类从老祖宗那儿就喜欢二而怕三。三个脚趾头还是数得过来的，但要对付的不是脚趾头，而是三元，这一回人类束手无策了。于是世间传遍了对三的恐惧与敬畏：“事不过三”、“只可一而再、不可再而三”、三碗不过岗、三顾茅庐、桃园三结义、三炷香、三叩首、三鞠躬……“三人为众、众怒难犯、”“三个臭皮匠，顶个诸葛亮”……这么说吧，凡事只要大于二，一到三这儿，那性质就变了，它代表的已经是无穷大，既然是无穷大，那岂是三下五除二能对付得了的？



理性的困惑遭遇多元

责任编辑：张 承 封面设计：李法明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前 言

这个世上，总有些事情是“无解”的。例如，宇宙是如何诞生的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人类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什么？生存的意义是什么？为什么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……

“无解”的命题与“无解”本身的存在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，或者说已经滋养了无数的人在那里有事可做而废寝忘食、乐此不疲……无论如何你都不得不承认，正是“无解”与“解无解”给人类带来了文明。

获得文明的成本是很高的，但高成本又会带来更多的刺激与乐趣。因为随着“解无解”的进行，必然会生出无数的地雷和陷阱……前者一声不吭地在那里等着你中招来踩响它，弄得你四分五裂，不落全尸；后者张着血盆大口在那儿盼着你往里跳，恨不得把你囫圇个儿地吞下去，连个渣子也不剩。虽然这是若愚的智者们所始料不及的，但有志者仍会排除万难、前仆后继、不怕牺牲……反过来说，这也正是高成本带给人类的丰厚的馈报啊。

何种地雷和陷阱让人们如此着迷呢？

请看，一旦你决定要仔细、认真地研究这些“无解”的命题时，你已经中招了，永世不得翻身了。因为明白人早就告诫过我们这些不太明白的人，“无解”代表着多样性存在的真实、



合理与合法。换言之，“有解”是死路，“无解”是正途。不走正途走死路，那还不是踩地雷是什么？再看：你越是深入地研究这些“无解”的命题，你越会发现“根本不是没有解，而是有着无数的解……”把没有结果弄成有无数结果，这不是陷阱是什么？

踩地雷的后果太支离，不说也罢。咱们以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这一命题为例，看看人们是如何踊跃地往陷阱里跳的吧。

据说，在科学大讲堂中，张教授说：先有鸡，因为只有鸡才能参与进化；在《自然》杂志中，李院士道：还是先有蛋，因为只有蛋才能保障变异基因的存在及延续；在《大家访谈》里，王研究员说：这里根本不存在鸡与蛋谁先谁后的问题，而是彗星撞地球致使全球环境突变，于是所有的鸡与蛋都同时产生基因突变的问题……，因此，分出谁先谁后是不明智的；在《世界生物》里，国际知名专家孙老说：你们的这些结论是没有根据的、是不科学的、是急功近利的……据我多年的研究，这是猴变人时引起了地球环境的人文化所致，正是人类大规模地畜养动物的行为造成了野鸡变家鸡……这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、是个大而化之的过程……综上所述，决定因素不在鸡或蛋上，而在于人上；不久，在《科学年鉴》里爆出新闻，本年度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某知名大学的知名人士周博导说：这跟人没关系，而是物种在各自进化的过程中随机变异的结果，而随机变异的根源源自带负电的右旋粒子（物质）偶遇带正电的左旋粒子（反物质）并产生了碰撞。随着碰撞，负 N 次方极弱量级的伽马射线与正 N 次方极强量级的贝塔射线偶然地在弯曲的时空里随机性地、不均衡地、不对称地抖动、衰减、反转、湮灭及重生，并刺激了……诱发了……导致了……总而言

之、言而总之，这显然与鸡、狗、人、猴、蛋……及什么什么的全无干系，都是随机性惹的祸。

上述种种只是玩笑，诸位别当真。

咱们仍回到“无解”这里来。

正是因为“无数解”等于“无解”，所以，“解无解”与“不解无解”结果相同……好玩，有意思。干与不干一个样，有点儿吃大锅饭的味道了。

让我们换个题目。

禅宗里有个“悟道难”的比喻，叫“蚊子叮石头”。其意思是说当你修行到要开悟时，也就是遇到难题时，那般光景如同蚊子叮石头一样无处下嘴、无法下嘴。可师傅说了，这个石头还必须得叮，否则不得正果。这如何是好呢？于是没悟性的徒弟拿个肉做的嘴在石头上寻寻觅觅，试图寻个缝隙叮进去，这叫“蚊子偏叮无缝的石头！”下场如何，不言自明，肯定是身败嘴裂、一事无成。而有悟性的徒弟先飞离石头，赶到铁匠铺去，费点香火、贿点银两，给自己量嘴定做个铁套……更有上上智者，索性在铁套尖上镶个钻石，克拉越大、色度越纯越好。如此一来，哪个石头不怕叮？什么石头叮不开？于是，其下场也不言自明，肯定收大利益、得大正果、获大殊胜……这就是“功夫在外”的本意。

我也属那些不想身败嘴裂的蚊子，也想修一修“功夫在外”的本事。但既无香火之费，又无行贿之资，如何处置？只好将就着用装修剩下的法国磁砖、英国塑钢、德国地板、意大利玻璃……等所谓的合资产品胡乱地做个嘴套。然后念动咒语，催动鬼神……仗着外国的名头、挟着超标的苯、氯、氨、醛……“神”气十足地向石头猛然啄去！“噗”地一声，竟啄出了一个异样的境界、异样的天地……是嘴太硬还是石头太



软？不得而知。只知道在我尚未中毒倒地大牺牲之前，终于获得了小益、小果、小常胜——“功夫在外”真是警世恒言啊！

看来，要解决“无解”的问题，首先要解决的不是石头，而是我们的嘴——不是客观对象，而是我们主观的思维方式。子曰：“射有似乎君子，失诸正鹄，反求诸其身。”遭遇了“无解”，首先应该检查自身。遵从先圣的教诲，洋人比华人更多了一份实干与认真。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用“理念论”这个新的思维方式建立起了人类的第一个哲学体系，弗兰西斯·培根用“经验归纳法”创建了英国经济论，笛卡尔用“自觉自明+普遍数学”创建了法国唯理论……这都是肉嘴换成金刚嘴的结果，是认真地学习警世恒言而获得的无量功德啊。

当然，康德非要弄个“哥白尼式革命”，非要用“知识必须符合对象”来号召人们不去换嘴，而是换那些可被肉嘴叮得动的石头……这也算是另类思维吧。好在眼下豆腐渣工程俯拾皆是，避之不及……这实在是蚊子们的幸事啊。否则你让蚊子们何以为生呢？

扯远了，回来。

我们不让康老先生在此搅局。我们这会子只讲换嘴，不讲换石头。

那，如何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呢？如何把肉做的嘴改装成金刚不坏之嘴呢？

这也没什么可保密的，无非是在纯理性的逻辑思维体系中加入非理性的成分，使之成为遐想而已。

遐想？这合法么？

我想说的是：“统治这个世界的是热情而不是理性，理解这个世界的是理性而非热情。”这里含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元素：热情与理性。二者谁也离不开谁，谁也不可能独自干出什么政

绩、业绩及功绩来。因此：

一、用纯理性来解释这个世界是不合法的。诸位想想，如果让你跟一个品德完备、中规中矩、漂亮十足、原则性强的女人过一辈子，那将是什么滋味？我想那可能是再无聊不过且毫无情趣的艰苦岁月吧。但谁能说这不是好事呢？否则那些二奶们岂不是要下岗么？扫黄打非办岂不是要撤销么？

二、用非理性的热情来解释世界就合法么？请诸位再想想，如果让你跟一个热情四溢、人见人爱、宝贝性感、毫无分寸的女人过一辈子，那将是什么后果？我想……想都不用想、根本不可能！不可能过一辈子，连过上一阵子都玄。但谁又能说这仍不是件好事呢？否则“妻吾妻以及人之妻”就没了道理，孟子的后人孟小子也将被开除出教师队伍，《中国式结婚》及《中国式离婚》也就没了收视率。

理性的解释是非生命的、非生活的、非人性的；非理性则根本不可能用来解释什么，因为此时人们的话语和行为早已全部失效……你不可能指望用它来干点儿什么，更别说传承下去，以利人类文明了。

可以说，不论是纯理性还是纯非理性，它们都无法解释这个活泼而生动的世界。

依我看，我们这个世纪的当务之急，是把理性与非理性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搞清楚。并把毫无哲学味道的非理性弄出点儿哲学味儿来，也就是要赋予它哲学基础。说通俗些就是：既不可把纯理性捧上天，也不可把非理性打入地；既要做个活生生的人，又要明了尊重与迷信的分野；既要具备逻辑思维的能力，又要具有泛宗教式的信仰及海阔天空般的遐想。

创新源自新思维，新思维源自新方法——这是前人业已证明了的真理，而新思维与新方法源自博学与联想。博学方可孕

育出新思维，联想才能产生出新方法——这是大师们亲自走过的路，早已屡试不爽。

在我看来，“博学+联想”，就是“理性+非理性”，也就是我所说的遐想。遐想，只有那些纵横捭阖、神采四溢、无拘无束、灵光飞动的遐想，才有可能充当啄石之嘴，才有可能完成解释宇宙万物、解开“无解”之谜的任务啊——越发地“警世+恒言”了。

如何理性地博学，这是人人都懂的事情，只看你是不是去搏击、去博学；如何非理性地联想，这个问题我们放到正文中去说，现在只说当下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。

那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？

首先需要注意的是：当我们面对这些“无解”时，我们是否已经足够清醒地审视了我们的对象“石头”以及我们自己的“嘴”呢？

一个外因，一个内因，我们真弄懂它们了吗？

换言之，我们必须认清造成我们“无解”的外在的和内在的拦路虎是什么？找到了它们，我们才有可能利用我们的博学进行联想来破解它。

虽然这两个拦路虎只是浅层次的障碍，但它是我们建立起新的思维方式的第一步。

走出第一步，离胜利还远么？

自序

老了老了，不干正事儿，整天呆在那里瞎想，是不是挺招人烦的？

如果说把瞎想粉饰成遐想，还敢出书，是不是就更招人烦了？

像我们这代人，充其量只能算是个“知青作家”、“工农兵文人”、“大杂烩”式的人物……毫无特长、专长及所长，你不让我瞎想，还能指望我干点儿什么呢？

再说了，知识经济就是“不务正业”还挣钱的经济，而全部人类文明就是闲出来的“毛病”。于是，越文明，越有病；病越重，文明越灿烂……因此，如我等一般老而闲、闲而病的人在此瞎想并不见得是坏事。退一万步讲，“想人之不想，补人之所缺”正是所有大师们的秘诀。说不定一顿遐想、瞎想、胡思乱想……一个不小心，让我一头撞在树上，而诺贝尔遐想奖的评委们正巧在树下纳凉，于是乎守株待人地把我拿获……梦想总是甜蜜的。

说起大杂烩，想起教我曲调的老师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拼盘中样样东西是好东西，但它就是不能算是道菜。”老师的意思是说，你把若干好的音乐动机堆在一起，拼凑出来的绝不会是一首好乐曲。而好乐曲必是由一个（只能是一个）好的动机生



发延展开来而形成的。

把这句话反过来说，就成了如果你不能“一以贯之”地成为“菜”，那就当个“多而杂之”的拼盘。只要里面的玩意儿样样出色，那，就算是没有名分，仍属最先端上桌来的第一盘，仍属正宗正派的下酒“菜”。而拼盘最杰出的贡献在于：能诱人饮酒于不知不觉之中，并致人晕，再晕而醉、醉而豪，豪而放……不管怎么说，能唆使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顿悟世间大法而立入酒神之列，成为有强权、有意志、有胆量、有气魄，知名度高达 65 度的哲学家，你说，你还能小看这不是“菜”的拼盘么？谁敢说菜花蛇就不是蛇呢？

——插过队的阿小 J 如是说。

如今的社会评论家对知名人士和公众人物有一种模式化的定论。即：“面对某某，想不做小人都难”、“面对文化人，想不当流氓都难”、“面对影视大腕，想不偷窥都难”……因此，要想当个名人或是公众人物什么的，必须“胆大不要脸！”

其实，哪个圈子中都有这样的人。他们是如此思维的：当流氓而成为名人易操作、低成本、具特色，既能显示出对主流大无畏的反动，又能揭示出独行之胆略与浩然正气，还能捎带脚地体现出某种深奥的哲理并刺激荷尔蒙分泌加快……制造出一种西门庆巧遇潘金莲式的氛围与超级孟什维克般的情调。退一万步讲，只要当街一吼：“我是流氓我怕谁？”就足以让行人驻步、美女侧目，杨志入狱、儿童尿裤……好处大大地！再说了，“面对媒体，想不炒都难”、“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”、“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”……因此，他们这样结论：个性即文化，做个小人真快乐。

我却是如此思维的：在智慧之树上，绝不会结出低成本之果！否则那将是对人类全部文明、全部智慧的亵渎。同时，对

主流的反动连牛二都会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进步与正义。这是两个概念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再有，骂人谁都会，连狗都懂得皱起鼻子、龇开牙，呜呜噜噜地用狗语骂人……这显然与胆略和气概毫无干碍。如果你不能用人话提出好的建议，那就只能证明你自己已然龌龊到了不骂人就不会说话的地步……因此，我这样结论：遐想即文化，做个思想者真快乐。

对于世俗，以平常心看待就成了，犯不着去讨好它，也没功夫去讨厌它。

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说：“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不如今也？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

看来，我就是老夫子所说的那些年过不惑、知天命，并眼看着就要耳顺却仍“苗而不秀者有矣！秀而不实者有矣夫”的人，是“未果者，未竟也”式的人，是诸位大大地不需要“敬”或“畏”之士……呜呼！想当上“胆大不要脸”的公众人物怕也难了。因为我既事业无成，又超龄太多，实在是上不了被评论家们说三道四的高雅档次了。

玩笑归玩笑，说点儿正经的吧。

我之所以敢倚老卖老地遐想，是有理论根据的。即：对于无机世界，从牛顿开始我们人类已经摸透了造物主的心思；而对于有机世界，我们人类至今还对物质体的精巧别致莫名其妙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简单的回答是：因为人性不像机器那样简单，人文科学不能完全脱离道德、伦理、社会、政治、经济……等因素。

你看，这就是我敢于遐想的理论根据。我的思路是：我们人类之所以不能理解有机世界，其缘故在思维上。我们太喜欢理性思维而忽视了情感思维与直觉思维，而理性思维的独尊与独霸，不但使我们失去了理解有机世界的可能，还使我们从理



论上就否定了人文科学的合法性与灵感直觉的科学性……同时，理性的独尊与独霸还使哲学濒临瓦解、非人道主义思潮泛滥……我的潜台词是：要想改变现状，那就要把理性思维打下神坛，把情感思维和直觉思维“迎请”回来，让它们“三位一体”地为我们服务。换个方式说，就是我寄希望于情感思维与直觉思维，更希望它们三位能在一起合作……对否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如果我们试成功了，那就皆大欢喜；如果我们试失败了，我们也没失去什么。如此低成本高回报的试错，我想这正是波普尔所大力提倡的吧？证伪么，是真是伪咱们证一下又有何妨？或者说如此赌一把又有何妨？

赌思想，我想上帝是允许的把？也许他老人家急得要哭，也许他老人家笑得更厉害了……既然审判要等到末日，那在末日之前，就随他老人家去吧。

因此，我的结论是：为了全面地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、为了根除理性主义带来的弊病、也为了能获得诺贝尔遐想奖，那就要闹一场“破旧立新”的“革命”。

——突然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高大起来，好像自己是浦罗米修斯第二，肩负着给人类带来新火种的艰巨的任务……对不起，狂妄得出了边，开始说胡话了……

既然要闹一场“革命”，那这个“革命”成功的标志就是要建立起思维的“遐想体系”……

——这样的革命目标不管怎么说也算是“宏大、伟大、特别大……”的吧？就算是“前仆后继”、“血流成河”也应该去努力完成的吧？……对不起，又冲动起来了，再一次找不着北……

打住！

关于这场“革命”，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它含有以下三个

内容：

第一，我们的纯理性思维是否是建立在复杂的多元的基础之上的，而不是建立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的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多元论将给我们带来一个崭新的天地——这就是我在《遐想三部曲》的第一部“遭遇多元”时所要讲的；

第二，我们的情感思维是否就是形象思维呢？它何时才能逃出艺术这个“牢笼”而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？换言之，情感思维难道就是艺术的专利而非生活的真实么？进一步说，如果它既是艺术的专利更是生活的真实，那我们这些非艺术家们应该如何掌握它？它又该是什么样子？它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化规范？——这就是我在《遐想三部曲》的第二部“遭遇激情”时所要讲的；

第三，我们的直觉思维或者说是灵感思维是否真实存在？它能否算是思维？它离迷信与巫术有多远？它有什么规律可循？——这就是我在《遐想三部曲》的第三部“遭遇生命”时所要讲的……

至于这三种思维方式的具体讨论以及它们的关系，那是正文所要讲的事情，现在我们需要明确的是：不论是严格的“理性思考”还是非理性的“情感考量”抑或是灵感的“直觉遐想”，总还都算是思维吧？所以，我的《遐想三部曲》完全可以说是《思维三部曲》，当然，这是从褒义方面来讲。如果从贬义方面来讲，那你仍可认定它是遐想、瞎想、胡思乱想……

但，不管是从什么方面讲，也不管我想的结果如何，我都想得很认真、很真诚……

套用但丁的一句话：别管他人说什么，只管独自想下去……

我写这三本小册子并没有什么别的企图，更没有想当浦罗

米修斯般的奢望与狂妄……我只是想把我思维时的快乐与痛苦告诉大家，希望大家能与我共同享受着、思考着……

这就够了！